

蔣碧微生死戀

（九）

楊 兆 青

高燒昏睡嬰兒入夢

時間，像是靜止了。
生命，也像是停息了。

蔣碧微雖然是在高燒昏睡中，但是她的感覺並沒有麻木，她的記憶也沒有喪失。她記得自己被一團黑暗圍住，黑暗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感應，使她身不由己的飄浮在半空中。

就在她飄離地面的一剎那，蔣碧微驚奇的發覺，原來這世界有兩個自己；一個僵直的躺在房間床上，一個正冉冉騰空，還不勝依依的，向另一個搖手說再見。之後，她就一直飄繞在房子四週，久久不去。她的感覺和記憶，好像是電極，緊緊跟隨飄遊的這一個，又遠遠離棄僵直的那一個。

一靜一動明顯的區別，蔣碧微清楚，床上的自己，只是軀體的留存，別無他物。而飄動的自己，是聚氣成形而已，沒有捉摸得到的實體。雖然有感覺，但是沒有恐懼；僅只有記憶，完全不能思考。因此，整個的狀態，是輕飄的，是平靜的，是休止在只有過去，沒有將來的一種氣息。

此時，遠處突然傳來悅耳的歌聲，那種聲音聽來不屬於這個世界，却從四面八方柔柔的擴充而來。隨着這歌聲，一個會說話的嬰兒，在不遠的地方，笑着朝她飄來，到了蔣碧微的面前，稚聲稚氣的說：

「回去啦，我陪你走一段路。」

飄浮在空中的蔣碧微，看得非常認真，這個男嬰赤裸着身子，是被一朵朵的彩雲簇擁着，有一道彩光，從嬰兒腳下延射到地面，他沿着那道彩光，慢慢飄近床邊，飄向僵直的軀體。

適時，又有一股無法抗拒的暗力，將飄浮的蔣碧微往床上推送，於是，兩個蔣碧微，漸漸的靠近，漸漸的沒有距離，終至疊合為一，返回了原來的生命，彩雲擁身的嬰兒，光燦一閃，倏忽不見踪影。

蔣碧微從一絲氣息中，隨着漸漸回醒，當她睜開眼睛，確定自己是躺在床上，立刻又感到難忍的乾渴。本能的須要，使她掙脫孤獨與虛弱，她艱難的下床站立，取水解渴。

一陣涼快的滋潤，她完全全的清醒了。這才冷靜的想起，自己在昏睡中，發生的奇異夢境

。她也驚覺，這一場高燒，燒得自己幻象叢生。得趕緊請醫生看看。

經過仔細的檢查，醫生幽默而客氣的說出診斷結果：

九年之思初度懷孕

「夫人！恭喜你要進級了，開始準備嬰兒用品吧！」

蔣碧微一聽，驚愕中仍掩飾不了心頭的喜悅。結婚九年來，她一直盼望那份當母親的驕傲。現在醫生肯定的說，小孩已經一個多月，她將為人母。盼望已久的喜訊，終於來臨。至於發高燒，是感冒引起扁桃腺發炎，沒有大礙，吃藥治療就好了。

在發燒的時候，為什麼會有那樣奇怪的「過程」，蔣碧微也說不出道理。「一個很巧合的夢罷了！」她只這樣在心裏想想，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巧夢的原因。這事後來偶然說給醫生聽，醫生却另有一番解釋說：蔣碧微久婚不孕，潛意識裏，一直希望有小孩，這種潛意識，日久愈堅。當蔣碧微發高燒時，求子意識未減，但是理智又

不清醒，因此有似真似幻「仙子投胎」的夢幻。巧的是，她真的已有了身孕。

由於蔣碧微患有盲腸炎的宿疾，醫生勸她乘早割除，免得小孩在肚裏愈長愈大，將來不好處理。於是，她遵照醫生的意思，割掉盲腸。徐悲鴻不在身邊，開刀後短期的照料，只有請朋友幫忙了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，蔣碧微就恢復了健康。

病好之後，蔣碧微寫信到新加坡，告訴徐悲鴻她已「身懷六甲」的大好消息。她並且表示，希望能回國生產。徐悲鴻得到佳音，驚喜萬分。

馬上覆信要蔣碧微到新加坡跟他會合，再一起回上海。

這段時間，蔣碧微一想到，即將返國，重逢闊別的父母，消釋多年的鄉愁離情，不禁感到飄飄然。她當時忙於準備回國的愉快心情，以及獨自搭乘法國郵輪的海上生活，曾有詳細的記載。蔣碧微這樣寫着：

「去國八年，吃盡了千辛萬苦，如今總算可以返回國門了。雖然不是載譽而歸，至少，徐先生和我雙旋里，多少可以沖淡一些當年私自出走所受的譏諷和嘲笑。我懷着興奮的心情，忙於



徐悲鴻早年在法國的作品（人體習作）

在做動身前的準備工作……」

「這是我第五次航海旅行，居然一點都不暈船，因此旅途生活過得很愉快，胃口也很正常。航程中，多一半的時間是看書，看那些我在動身以前所預備好的音樂理論，和著名音樂家的傳記。除了看書以外，我還有同船的幾位中國同學作伴，閒來無事，大家談談說說，打打紙牌。誰輸誰贏，記在賬上，等到了有中國飯館的碼頭，大家一齊上岸觀光，由贏家做東，吃一頓中國飯……」

趕往星洲不見悲鴻

「歐洲的富麗繁華，和非洲的貧瘠荒涼，形成極鮮明的對照，船過紅海出口處的吉布地，遠眺岸上只有幾幢簡陋的建築物，然後便是大海一般的平沙無垠，映在燦然的陽光下，發出耀眼的反光。這一處非洲要港，居然沒有船隻停泊的碼頭，輪船在距岸百丈左右的海面拋錨。我伏在船舷的欄杆上，只見有幾條炸艇小艇，飛也似的向大船划來。我正納悶，俄而從小船上跳下無數皮膚黝黑的孩子，他們就在海面上載浮載沉，舉起雙手，嘴裏喃喃有詞的在唸叨，我心想他們一定是討錢的小乞丐，我倒有心給他們一些零錢，却在躊躇怎麼個給法？這時，又見身旁的人，紛紛掏出硬幣，毫不猶疑的拋向水中，一時之間，但見硬幣像雨點一樣的洒落，而那些孩子，便一個個的翻身鑽入水底，不一會兒，他們又一一的浮了上來，手上高舉着硬幣，臉上露出了歡欣的笑容。我唯有搖頭嘆息，佩服他們的本領實在是太

大了。船上的人更告訴我，這是土人謀生的方式之一。一到岸上，還有更多的乞丐，像蒼蠅似的圍集在旅客身畔，要那些赤腳戴紅帽子的安南巡捕，用皮鞭猛力的鞭答，才肯讓開一點，我聽了不僅感到匪夷所思，同時更深深的為這些土著悲哀；因此我也把所有的零錢拋下海去，讓他們入水撿取……。」

蔣碧微很會安排時間，也善於處理生活。海程雖然遙遠，船上雖然單調，但她既不感孤獨寂寞，也不會無聊空虛。她興奮愉快的心情，完全沉醉在重逢的喜悅裏。可是，她萬萬沒有想到，船抵新加坡之後，是一個令她傷心的局面。她記述說：

「船到新加坡，我擠在甲板上的人叢裏憑欄遠眺，在我的想像中，徐先生一定會如約在碼頭上出現，可是，無論我怎樣極目搜索，都看不到徐先生的影踪，我心裏正暗暗的着急，忽而看到了黃曼士夫婦，他們正從碼頭迎上船來。寒暄過了以後，黃先生交給我一封信，說是徐先生留交給我的。我連忙拆開來看，這才曉得，徐先生已經先回上海去了，他說他要先到上海去為我佈置一個新家。我看完信，心裏有無限的失望和悵悵，期待了一個月的相見，盼望了好幾年的雙雙歸國，如今竟成了泡影，這使我受了很沉重的打擊……。」

學習容忍接受寂寞

見不到徐悲鴻，蔣碧微的興奮心情驟然一落

千丈。她有一種受騙的委曲，又有一種癡呆的痛苦。

這些年來徐悲鴻太不瞭解女人的需要，太忽略了感情的滋潤，他有許多生活上的決定，都只是獨自的意願，沒有包容蔣碧微的喜惡。

因而漸漸使蔣碧微的心頭，蒙上一層淡淡的恐懼和淺淺的陰影。

此番徐悲鴻又逕自先走，留下太多的空漠和冷沮。蔣碧微心靈的隱痛，幾乎使她承受不了。

幸好她心念一轉，想到從法國馬賽到新加坡，這一大段路程都熬過了，由新加坡回上海，還有什麼困難？

況且徐悲鴻先回去，是為佈置新家。善良的心意，自然值得諒解。

蔣碧微如此轉念，心裏的疙瘩也消除了一大半。

面對黃曼士夫婦的慇懃招呼，那種空蕩蕩的不愉快的滋味，暫時擱過一邊。她隨他們回到建築華麗的黃家，接受了熱情的招待。吃過飯，黃曼士再送她上船，蔣碧微一個人，再繼續踏上回國的航程。

法國郵輪的噸位比日本輪船較大，設備齊全，環境也乾淨，不像日本輪船簡陋，沒有男女同浴的苦惱。當初蔣碧微搭上這條船，心懷愉快，因此不暈不吐，一路平靜的到達新加坡。這回原船原艙的航行，却覺得太平洋的航行，怎的一夜之間，變得風大浪高，攪得她胃裏的東西亂翻亂滾。

蔣碧微「深居簡出」的躲在艙房，腦子裏輕易便會想到徐悲鴻，如果此時，有他在旁照顧，情景就會不一樣。但是徐悲鴻如此的任性和疏忽，往後的日子，要怎麼來適應他性格上的倔強任性呢？蔣碧微思前思後，一團錯綜複雜的感觸，擱在心頭。最後她想，大概只有自己學習更多的容忍，接受更多寂寞的煎熬，是比較好的辦法了。

徐悲鴻先回上海，其實也有他堅持的理由。他像一名探子，回去瞭解上海的「危險程度」，再擇定安全可住的地方。

原來他到了新加坡之後，聽到這幾年來上海發生的許多駭人聽聞，危害治安的兇殺案件，就以當年（民國十六年）年初，李寶章血洗黃埔灘一案，聽得他毛骨悚然。

徐悲鴻當然不願意，上海不平靜的現在，貿然讓蔣碧微回來遇上這種危險，所以先行回國，做個妥善的安排。

上海清共在動亂中

關於那宗慘案，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。自稱國民黨的汪壽華，掌握了上海的八大工會，如商務印書館、報界、自來水、碼頭、紗廠、電燈、電車等等。他把這幾個工會又聯合起來，組成總工會，以領導者自居，隱隱然成爲一股巨大的力量。汪壽華可以在四小時內，發動八千萬名工人的進退。

汪壽華有計劃的組織，很順利的完成各項陰謀，是有共產黨暗中在支持。因爲他本人就是共

產黨，跟劉少奇一同去過蘇俄。五卅慘案時，他是學生會的要角。他的個子生來瘦小，但却精力充沛，詭計多端，他潛伏在國民黨裏，建立工人武力，發動罷工，全力阻撓北伐軍底定東南，不欲見中華民國的統一，使蔣總司令的百戰勳業，功虧一簣。

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九日，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入浙，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進駐杭州的消息，剛剛傳到上海，那日午後，汪壽華便迫不及待，他要先發動工潮，試探一下孫傳芳「保衛大上海」的決心，究竟有多麼強？他發動了一次規模不大的罷工，誰知道，這個「擾亂治安」的舉動，居然

激怒了上海守將李寶章，他派大刀隊驅散了罷工的工人，當場抓到兩個散發傳單的，不經審問，立刻砍死在大街上，梟下兩顆血淋淋的人頭，高掛在電線桿上示衆。

這一下共產黨弄巧成拙，輸了頭一個回合，如果就此銷聲匿跡，做法縮頭烏龜，已經組織好的工人們，必定離心離德，總工會顏面無光，可能土崩魚爛，多時來的心血毀之于一旦，共產黨又怎能心甘？於是，汪壽華決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到處煽動工人，叫他們在第二天展開全面罷工罷市。

李寶章，是孫傳芳手下的一員驍將，他是有名的獨臂將軍，打起仗來慍悍勇猛，行起事來心黑手辣。十九日將一次罷工鎮壓下去，殺了兩名工人，二十日，共產黨再接再厲，發動罷市罷工。李寶章早有準備，他的對策是「殺殺殺」，所有他掌握的軍隊，全部以武裝肉搏式姿態出動，不是手擎大砍刀，便是腰懸盒子跑，如虎如狼的軍警和搖旗吶喊的工人劈面相逢，那頭稍一遲疑，這邊悶聲不響，衝上去便是一陣砍殺，刀光霍霍，人頭滾滾，工人們吓得東奔西跑，紛紛抱頭鼠竄而逃，大街兩畔，家家戶戶門窗緊閉，南市關北，轉眼間變成一座死城。

大刀隊不以驅散「亂黨」為已足，工人們四散奔逃，大刀隊四處追捕，逃得慢的於是又枉送了性命，街道上真是遍地屍骸，血流成渠……

更叫人心怯膽顫的，是李寶章為鎮暴開殺，接連數月，沒有停止。汪壽華的陰狠毒計，也一



徐悲鴻早年在星加坡的作品（人體習作）

直未休，把個五光十色的大上海，變成殺氣騰騰的戰場。無辜的百姓，稍一失誤，便魂斷亂刀流彈之下。昔日繁華熱鬧的十里洋場，此日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恐怖世界。

時局動亂，連連戰火，徐悲鴻這個時候接孀妻回國居住，當然得有妥善的安排。他想想，只有租界地區或可稍得寧靜，暫避兵燹之禍，他在法國租界霞飛坊，訂租了一幢三層樓的建築，另有兩個大亭子間，新式衛生設備一應俱全。不過房子是新蓋的，還沒有完全裝修好，這倒好，房裏的隔間佈置，都能加上他的「藝術」建議，因此各方面都顯得非常調和。

滬江碼頭悲喜交集

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，蔣碧微背負了太多的流離痛苦，滿含了無限思念雙親的情懷，回到一別八年半的祖國。蔣碧微的雙親和她的弟弟丹麟，徐悲鴻及他的二弟壽安，都在碼頭接她。久別重聚，骨肉團圓，蔣碧微激動不已，一頭伏在母親肩上，抽噎好久。等到母親輕輕將她推開，慈祥的說：

「都快當媽媽的人了，還這樣小孩子氣。」

「人家太高興了嘛！」

蔣碧微擦乾淚水，看到父母健康如昔，得知雙親精神都好，心裏暗暗感謝上蒼的庇佑。她又回頭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人，而且文質彬彬，更有無限的安慰。徐悲鴻這時才湊過來介紹二弟壽安給她認識，同時告訴她訂租的房子，還得等一個月左右才能好。夫妻倆目前先借住在老友黃震之

的家裏。此刻蔣碧微滿頭滿腦都是歡喜興奮，徐悲鴻怎麼安排，她都認為很適宜。早先獨自遠航的辛勞與苦悶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霞飛坊的新居造好了，他們立刻搬進去住。徐悲鴻粗中有細，當初他找房子的時候，就顧慮到蔣碧微做月子要人照顧，又想到自己及蔣碧微長年在外，對岳父岳母絲毫沒有盡到孝行，若利用這次機會，把倆老迎來一起住，也可略盡孝思，豈非一舉兩得？因此，兩位老人家順理成章的被迎接去住在二樓，三樓是徐悲鴻跟蔣碧微住，兩個亭子間，則分別由丹麟及壽安去住。一樓，是相當像樣的大客廳及飯廳。

上海動亂的環境，對蔣碧微一家的生命財產，並沒有造成直接的傷害和損失。她安心在家待產，無慮無憂。她不是自尊自貴，而是遠遊太久，苦頭吃足，對親情的渴求甚切，如今她得到了安定，溫暖和尊嚴，她已感到飽和的滿足。

辜鴻銘的新舊兩面

閒來跟家人談談在歐洲的見聞，又聽聽父母說些滬上瑣事，還有這幾年國內發生的變化。蔣碧微久具蒐集掌故逸趣的嗜好，聽了許許多多奇人妙事，如獲稀世珍寶，都一一加以紀錄。其中有三個人的傳奇故事，給她印象最深。一個是名儒辜鴻銘；一個是平民英雄杜月笙。

蔣碧微對辜鴻銘有特殊敬意的原因；除了久聞辜的學問通古冠今，中英文都好，並且精通數國語言的那份尊貴感情之外，辜鴻銘的孤傲怪誕，也是蔣碧微有興趣收集的資料之一，另外一層

理由，是辜鴻銘很小就到英國的一所中學讀書，受過嚴格的英國文學訓練。他讀的學校對於拉丁文、希臘文，以及英國古典文學，都很認真澈底的教授。後來辜考進「伯明罕大學」學工程，回國以後，他的工程專長沒有發揮的餘地，轉而向文學發展。蔣碧微浪跡歐洲多年，對於辜鴻銘曾在英國接受教育，有一份「同是天涯留歐人」的親切。蔣碧微輯錄辜鴻銘的逸聞很多，茲摘錄數則，以供中外雜誌讀者參閱。

辜鴻銘一八五七年生於福建，一九二九年歿於北平。早年他出洋讀書時，他父親把他託給一位蘇格蘭教士，請他照管辜鴻銘。臨行他父親神色嚴肅的告訴辜鴻銘說：

「現在我把你完全託給了這位教士，你什麼事都應該聽他的話，只有兩件事，我要叮囑你。第一，你不可進耶穌教；第二，你不可以剪辮子。」

辜鴻銘到了蘇格蘭，過了許多時。他每天出門，總會遇到同樣的尷尬事，就是街上小孩子愛跟在他後頭叫喊：

「看哪，支那人的豬尾巴！」

他想着父親的教訓，忍着侮辱。心裏雖然懊惱，終不敢剪掉那條「禍根」。到了冬天，蘇格蘭教士往倫敦去了，有一天晚上，辜鴻銘去拜訪一個女朋友。他那位可愛頑皮的女友，拿起辜鴻銘的辮子來賞玩。說中國人的頭髮，真黑的可愛。

辜鴻銘看她說得很認真，看看她的頭髮也是淺黑色的，就對她說：

「妳要肯賞收，我就把辮子剪下來送給妳。」

她迷人的笑了。辜鴻銘借來一把剪刀，毫不

猶疑的把辮子剪下，送給了他的女朋友……。

胡適文章辮子風波

辜鴻銘違抗父旨剪髮贈送女友的「秘密」，是他自己說出來的。起因於胡適寫了一篇登在報上，批評辜鴻銘的頭髮，但文章裏談的與事實不符，辜鴻銘不惜洩密以求正。胡適那篇文章的原文如下：

「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着辮子，談着『尊王大義』，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。却不料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；當他壯年時，衙門裏拜萬壽，他坐着不動。後來人家談革命了，他才把辮子留起來。辛亥革命時，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，他帶着假髮接的辮子，坐着馬車亂跑，很出風頭。這種心理很可研究。當初他是「立異以為高」，如今竟是「久假而不歸」了。」

胡適的文章一見報，辜鴻銘的「辮子風波」也跟着鬧起來。辜鴻銘曾經揚言要告胡適，可是終究沒有採取行動。他只作了如上的說明，辮子剪送女朋友，不是為了革命，以更正胡適的「胡言亂語，適可止而不可不止」，並強調，他向來都拜萬壽牌位的。辜鴻銘是一個有天才的文學家，善於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，能够搔着人家的癢處。但是他常常自己覺得懷才不遇，因此憤世嫉俗。當年他出席袁世凱設立的參政院會議，才從會場上出來，就拿着出席費三百銀元現款，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。北平當時妓院的規矩，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，任挾妓者挑選。辜鴻銘到每個妓院點一次名，每個妓女給一塊

大洋，到三百塊大洋花完了，乃哈哈大笑，揚長而去。他如此做，是自我解嘲，他不得已當了參政院的議員，拿了袁世凱的錢，轉手就送給妓女，可想而知他內心的矛盾與鬱悶。

外國學者慕名來拜訪辜鴻銘的大有人在，英國名作家摩姆氏長途跋涉，幾次求見，才得以聆聽他的哲言。這位在青樓中揮金如土，現實裏又似乎一錢如命的名儒，接待客人時，雄辯滔滔，語驚四座。當摩姆氏要告辭時，他還抄錄自己的小詩作為贈禮。那首詩，很耐人尋味。

你並不愛我；但你的聲音是動人的；

你是明眸含笑，玉手纖纖。

你愛我了；但你的聲音是悲慘的；

你是酸淚盈眶，魔手殘酷。

那是一件最傷心的事，

「愛」使你不可愛了。

我所求歲月像流水般地逝去。

你會失去——

明眸裏的秋波，桃色的冰肌，

以及你殘酷的青春美貌。

那時候，唯有我會仍舊愛你，

你最後才能體會到我的真情。

……

蔣碧微記載說：傳言辜鴻銘寫文章時，喜喚女人裹小脚的布巾怪味，靈感才會泉湧而來，果真如此，那真是奇人奇癖了。

從杜月笙想到母教

關於杜月笙，這個時候他在黃浦灘上仁風義

舉，名滿天下，各路英雄好漢，紛來投奔。蔣碧微一回國，便經常聽到他的大名及趣事。在豐富的資料中，蔣碧微尤其注意到少小時期的杜月笙，何以會從高橋跑到上海？又何以會有今日的風光？這也許是蔣碧微將為人母，相當留心小孩的教養。杜月笙白手起家，是成功的範例，值得研究。蔣碧微正想有系統的整理輯存的資料了，不巧一天夜裏，她的肚子開始陣痛。次晨徐悲鴻把她送進廣慈醫院。

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一個白白胖胖的新生命誕生了，這位廣受歡迎的胖娃娃，便是他們的寶貴兒子徐伯陽。

蔣碧微樂得合不攏嘴，她滿心歡喜的這樣寫着：

「徐先生對於伯陽鍾愛萬分，我更是自己餵奶自己帶，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孩子身上。哺育三個月後，我偶然上街買東西，在電車上，望着對面坐的乘客，覺得他們個個都是巨人，心想難道我的眼睛花了不成？再想一想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我幾個月來，眼中祇見孩子，突然看到了許多大人，竟然使我產生了錯覺。

「回到祖國，父母姊弟夫妻大團圓，又生了伯陽這個全家人當做寶貝看待的孩子，生活過得安定，精神十分愉快；有時回想過去十年的苦難艱辛，彷彿是一場驚駭恐怖的惡夢。而目前的歡欣快樂，就如一葉輕舟，徜徉在風平浪靜的海洋裏；兩相比較，真有天淵之別，我常常想，像我這樣結合十年方始有『家』的女人，在世間恐怕不多，此後，上天總不會再把我的幸福快樂剝奪

了吧。如今徐先生是一位聲譽鵲起的畫家，身體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他就像一位精神抖擻的鬥士，站在他的未來康莊大道的起點，用他這支如椽畫筆，闢出他的遠大前程，那時，我將分享他的成功果實，並且爲他驕傲……。」

爲弟娶婦一門雙喜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時間過得也特別快。轉眼又是江南春暖。蔣碧微的一家年前大團圓，年後又辦一樁喜事，那就是替壽安娶媳婦。

這事說來要先作一點說明，因爲壽安是徐悲鴻的二弟，怎麼會由蔣家出面主持婚事呢？

早在蔣碧微跟徐悲鴻初到歐洲時，黃傲寰有一次到宜興，看見壽安年已十三，却在家游手好閒，無所事事，便熱心的把他帶到上海，希望他到平民習藝所學點手藝，將來好謀個出路。豈知黃傲寰把壽安往蔣家一送，就沒有下文。蔣家親朋來訪，見她家突然多了一個小男生，總要問起他是誰？當時蔣碧微離家出走不久，風波未息，不便說出壽安是徐悲鴻的弟弟。蔣碧微的父母想來想去，只好收壽安爲乾兒子。

於是乎由蔣碧微的父親教壽安讀書識字，以及應對進退之道。漸漸的他文理通順，規矩也懂了，才介紹他到外面當學徒，學做活。壽安自己很上進，職務愈來愈高，薪水也年年增加。他在蔣家一住八年，那時年已廿一歲了。

把壽安視如己出的義父義母，見他忠厚老實，又肯吃苦，滿心歡喜，到了這年齡，便由義母爲他作媒，將蔣碧微的表妹佑春許配給他。當時進行的，就是這樁喜事。

壽安的婚禮是同宜興的城裏舉行。蔣家全體出動，浩浩蕩蕩，高高興興的回到故鄉。大夥住在城裏一家最大的旅館，歡天喜地的替壽安完婚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對新人外加蔣碧微、徐悲鴻，伯陽及女傭共六人，包了一條木船，從城裏開往岳亭橋，回徐悲鴻的家。

初入徐門驚傳盜警

徐府一門雙喜。大兒子大媳婦從海外返國，又添了孫子。二兒子在上海有很好的職業，如今結了婚帶着新娘子回家。徐府上下，個個眉開眼笑，最最快樂的，是徐悲鴻的母親。徐老太太苦苦的熬了幾十年，這許多體面風光的事，是她揚眉吐氣的一天。

木船才抵徐家門口，那頭已爆竹響徹雲霄。徐老太太早已率領大小在家口迎接。進得家門，介紹家人互相認識，然後祭祖、宴客，徐家一片

鬧哄哄的，到處洋溢着喜氣。

散席後，徐老太太帶領家人謝客送客，她得意的忘了自己的辛勞和疲累，她的精神一直在興奮之中。

好不容易送走客人，已經下午兩點多了，家人才坐定下來，準備圍坐敘敘。突然「砰！砰！砰！」的槍響四起，接着聽見村人大喊：

「強盜來啦！」

蔣碧微十一年來，頭一次拜見她的婆婆，還沒有來得及好好的交談，就發生這個意外。

而徐太太幾十年來一直都在貧窮、苦難、傷心和絕望之中渡過，今天是她生命最絢爛的一天，是她人生的轉捩點。正當大家興高采烈的享受着雙重的喜氣，這該殺的強盜不知從那裏鑽出來？蔣碧微一大夥人的遭遇，是吉是凶呢？是怎麼樣的呢？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定價台幣陸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陸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